

SHUO

说钱集

上海三联书店
江曾培 著

这几年，我们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围绕着『孔方兄』展开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孔方兄』成了一个轴心，事业的发展，人生的追求，都或多或少与它联系着。不是有『一切向钱看』，『有钱就有一切』的说法吗？我的杂感式文章，无论怎么『杂』，既然『感』的是当前社会、人生中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孔方兄』。翻检了一遍书稿，情况果然如此。这倒使我捕捉到这部书稿的『纲』，从而决意把它定名为『说钱集』。



1987

说 钱 集

江曾培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 117 号

责任编辑 梁玉玲

封面设计 陈红萍

说钱集

江曾培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4.25 字数: 216,000

印数: 1—1000

ISBN 7-5426-0809-6/I·105

定价: 13.80 元

序

余秋雨

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江曾培先生送来一部他近几年写的杂感集的书稿，要我写编序，这无疑是对我的抬举。我翻着这些书稿，思绪立即回到30多年前。那时我才10岁出头，从家乡到上海来上中学，虽然毫无疑问还是个少年，却大大咧咧地订了一份《青年报》来读。心想《少年报》是小学生读的东西，自己早在故乡的屋檐下断断续续地读了几年，哪能上了中学再去读？当时《青年报》对我来说还显得有点枯燥，因此读起来特别需要用心，在这情况下我注意到了报上一个经常出现的名字：江曾培。

江曾培先生比我年长13岁，那么，当时也就25岁左右吧，是个名副其实的青年。他当时就在写杂感，内容宽泛，切合实际，说理简洁，笔致亲切，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很爱读。江曾培先生自己也许已经不喜欢那些文章了，诚然，那些文章往往比较浅显和应时，但是正因为浅显和应时，使许多青年读者从中懂得了现实生活竟有

那么多平凡的道理可以挖掘，有那么多是非的界限需要关注。30年过去了，我们早已长大，江曾培先生也已在事业上获得多方面的成功，但他竟然一直没有放下那支写杂感的笔。单凭这一点，我在翻阅他的书稿时，就感到了某种超越书稿的重量。

正如江曾培先生当初并不知道有一群小孩子在读他的杂感，一般发表于报端的各种杂感的阅读面之广也往往是作者本人难于想像的。此中原因很可玩味。杂感大多有一个很“出跳”的标题，足以把读者眼光从一片迷迷漾漾的文字方阵中快速吸引过去，一读开头便兴味盎然，所谈的事情是大家日常关心着的，所谈的道理属于常情常理，稍稍高于世俗却又能让世俗心理一踮脚就够得着，所谈的语气随和平适，绝不故作高深却又不乏智慧、学养和幽默，还没有让读者产生第一个疲倦点时文章早已结束，整个阅读过程中不吃力却又颇有所得——这一切，便组合成人们愿意经常读读的杂感，而江曾培先生的杂感也正恰具有这些特征。

我本人不写杂感，但我可以揣想杂感作者们的独特心态。他们总该是一些十分热爱生活的人吧，要不然为什么对身边发生的大小事情那么敏感，又那么愿意发表意见呢？他们

总该是一些既很信任自己又很信任别人的人吧，要不然为什么长久地享受着规劝别人的权利，又估计别人一定会来倾听规劝呢？他们总该是一些急切地期待着精神文化的快速效应的人，要不然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的写作时间和写作成果匆匆切碎投向喧腾的世间呢？杂感的作者可以是峻厉的，可以是随和的，当然也可以是别的风格的，这是时代、题材和作者个人的秉性使然，求不得统一，人们常常可以从峻厉的杂感中见人格的锋芒，获身心的痛快，但在日常生活中，随和的杂感都是一种更普遍的需要。江曾培先生的杂感中也有严厉的言词，但总体来说属于随和一流，总是循循善诱，极少疾言厉色，这些年来由于工作关系，又增加了大量推介评述书籍的篇目，使他的杂感增添了更多的长者风度。与他形成对照，我想起另一些读起来不太愉快的杂感，即以一种是显然是伪饰和夸张的激愤和调侃，使文字平添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对他人的进攻性，但在进攻性背后隐藏的并不是高贵的人格力量而是狷急的自我炫示。江曾培先生的杂感与之完全不同，证明他的心态是相当健康的。

以我个人的性格论，我希望我们的文字能在社会上多播种一些健康的理性，少播种一些

虎视眈眈的忌恨，不管这种忌恨有多么堂皇的理由。康德曾经赞扬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把理性用在学术研究上当然值得称道，而用在一切公共事务上则更加烦难、更加需要勇气。杂感不正是面对着一切公共事务在发言么？那么，让我以康德的这句话，与杂感作者们共勉。

1994年6月2日

目 录

序 余秋雨

说“钱”..... 1

不可“以钱划线”..... 4

穷得只剩下钱 10

存同求异 17

在感于“反常思维” 20

“羊上树” 23

烦恼即菩提 27

草簇的遥看 29

慎用“一切” 32

也要“做减法” 36

自己的脑袋 39

文化——“人化”	42
“人死观”	45
人生真味	48
欲望的舞蹈	51
执著与超脱	55
成功的秘诀	58
痴思长绳系日	62
灵魂校正灵魂	65
发财与发“才”	68
 重视闲暇消费	 71
书迷	74
读几本书	77
憧憬“淘书乐”	80
“食文化”与“文化食”	84
请喝茶!	87
不要空“等”	90
 “君子之教,喻也”	 93
把娱乐还给孩子!	96
看电视不宜成“迷”	99
勿让孩子“先富起来”	103
莫扎特与《伤仲永》	106

忘年人.....	109
老人的“空茫”.....	112
厄洛斯的“乱箭”.....	115
让“喇叭交响乐”轻些.....	118
安得清新空气留人间.....	122
“城市的肺”.....	125
想到“天人合一”.....	129
让“方便”方便.....	133
“吃不了,兜着走”	137
花篮与花圈.....	141
多点“举手之劳”“动口之劳”.....	144
“礼轻情意重”的异化.....	147
厚养薄葬.....	150
赌徒的逻辑.....	153
狐狸的名片.....	157
各人应扫门前“雪”.....	160
礼让.....	163
要以科学说荒唐.....	166
苦恼的笑.....	169
认价不认货.....	172
假冒中的“大巫”.....	175
“一次性买卖”.....	178

“登龙术”的新变种.....	181
不护短.....	184
话说“下海”.....	188
关于“股票热”.....	191
双鸡吉兆.....	194
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96
堵“后门”,开“前门”	200
短视不宜.....	203
哀悼中的沉思.....	206
丈夫何故娘娘腔.....	210
美国反对美国.....	213
把“华文”与“世界”连起来.....	216
“晋军”的“集束手榴弹”.....	219
诚则灵.....	222
多点“内功”,少点“外功”	225
不打印象分.....	228
从《都市风流》谈起.....	231
氛围.....	234
文章要由奢入俭.....	237
一句话讲演.....	240
作家的癖好.....	243
有感于“吃古人,吃洋人”	245

性爱≠性本能·····	250
在梵高、伦勃朗的画前·····	254
演出精品屋·····	260
悲剧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	263
跳舞使人变美·····	266
“朝拜贝多芬”·····	269
呼唤新名家·····	272
戚雅仙的“三多”·····	275
“三言”“二拍”+“一型”·····	278
敦煌民俗学·····	281
敏感·····	284
当代——英雄·····	287
出版是一种选择·····	291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294
呼拉圈与扑克的随想·····	297
三方齐把关·····	300
新书·····	303
编选不宜滥·····	306
人才到位·····	309
出版的“质量意识”·····	314
“天下图书一大抄”·····	317
且说“发烧书”·····	321
纸上反响终觉空·····	324

“巧妙的圈套”.....	327
打铁需要自身硬.....	330
书店应有书卷气.....	333
写情书似的复读者来信.....	336
报刊的出众“眼睛”.....	340
话说言论出新.....	343
 审美的鼻子.....	 346
亦雅亦俗,非雅非俗	
——《阿花》、《阿贞》、《阿惠》对文学创作的启 示.....	355
美学的与历史的追求	
——上海首届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评选记感	367
“留学生文学”方兴未艾.....	377
《父老兄弟》的震撼力.....	390
且说创作心态.....	394
“意味”与“形式”.....	408
 巴老的书桌.....	 414
文化老人话老年	
——沪上文学前辈小聚记.....	419
 背书.....	 425

从“看热闹”到“看门道”.....	429
“助产士”的乐与苦.....	436
跋.....	440

说“钱”

《钱钟书论学文选》中，记载有古人“对金钱的嬉笑怒骂”。它提到，有人以钱为子，“俗谓财可当儿孙，故五金独金、银以‘子’称，若铜、锡、铁则无如是矣”。有人称钱为兄，“金戈戈(哥哥)”，“孔方兄”。有人称钱为父、母，“钱爹爹”，“钱娘娘”。有人赞“钱能通神”，有人颂“钱可使鬼”。总之，有些人认为“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千方百计拉近乎，在金钱面前顶礼膜拜，显出一副卑贱相。应该说，由于古人对金钱的认识尚处于价值规律发现之前的阶段，那种对金钱本身完全否定的看法，带有某种片面性，但是，他们对那种不择手段追逐铜臭的人的讽刺，对那种“钱能

通神”、“钱可使鬼”的腐朽社会现象的批判，则是深刻的。

这些讽刺与批判，是历代文人做的。清贫的文人，一般都比较清高。他们不满意“拜金主义”者的嘴脸，企望维护人的尊严与品格。这是文人的可贵处。不过，文人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也有难于在铜臭面前“免俗”的。就在《钱钟书论学文选》中，有《太平广记》中的一则故事：唐裴度想请白居易撰福先寺碑，一个名叫皇甫湜的文人，听了大怒，责备裴度“舍近求远”。裴度只得请他写，文成“约三千字”，一字索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索润笔费，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他不仅要价太高，而且“殆贪润笔之丰，词不裁剪，多多益善，以便计字索酬”，从而使“碑文至三千二百余字，何烦冗无法！”这就有了“拜金主义”味道，因财害了文。对他也该“嬉笑怒骂”地讽刺一番了。

当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矫正一些人对金钱轻视的同时，“拜金主义”的思潮也有所发展。当代的文人也以各种文体，正在对此进行“嬉笑怒骂”式的讽刺，其中不乏佳作。无疑，这是有助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的文人在铜臭面前也未能完全“免俗”。像皇甫湜那样漫天要价，为了多捞一点稿费，以财

害文的现象，并非个别。因此，文人虽然不必羞于言利，但也不能对金钱过于热衷，认钱为子、为兄、为父、为母，一切听命它，一切服从它。文人的生命意义，在于创造有价值的作品。如果心灵受金钱的奴役，就难于有飞腾的自由。一切大家，都是孜孜追求事业，淡薄个人名利的。钱钟书先生就是突出的一位。据说，最近，有人请钱先生作一件事，钱先生不愿作，对方说：“给钱的。”钱先生风趣地回答：“我一生都姓钱，还要钱吗？”真是超脱潇洒，可敬可佩。这样不为钱役的学者、作家，其文、其人，均属楷模。